

第十五回 梅開二度千古佳話 花園聯詩萬載奇逢

詞云：

試問水歸何處？況錦徹夜東流。滔滔不斷古今秋。浪花如噴雪，新月似銀鉤，暗想當年富貴，掛錦帆直至揚州。瀟陵橋上望西州，動不動八千里，青山無數，白雲無數。來時節春夢；去時節秋夢，嘆人生能有幾度？想人生會少離多！只落得，春風酒一壺，夜月琴三弄。古今希罕聞，試問錢塘夢。

詩曰：

一輩後生一輩人，因知中正屬凶成。

難處顛沛流離日，畫虎雕龍天自親。

話說陳公看見壁上有詩句，步到跟前。看見題的《詠梅花》七言一絕，看完贊道：「好佳句！」便問春生道：「此詩是你做的嗎？」春生道：「孩兒並未題詩。」陳公又問道：「喜童，你管此花園，這詩是何人題的？你從直招來。」喜童道：「小人不敢蒙混老爺，這是小人見景生情，信手胡寫的。」陳公點了一點頭，叫春生過來，說道：「我兒，你看看如何？你或做或和，也試一試你的才學。」叫喜童取筆硯過來。

喜童答應，向亭子上來，拿了文房四寶。夫人、小姐問道：「你取筆硯做什麼？」喜童道：「老爺命公子題詩。」竟攜著筆硯，一直往梅園中去。小姐道：「母親，爹爹看兄弟題詩，孩兒同母親去看看。」夫人道：「也好。」于是，母女們步下亭來，走至春生面前。見他手執筆毫，在那粉壁上題詩一首。詩曰：「數色梅花綠最高，依依挺幹似兒曹。只因誠明通天界，故賜瓊梅放二遭。」春生題畢，喜童將筆接過。

陳公哈哈大笑道：「有花無詩，豈不誤了名花？」回頭又見夫人、小姐到來，陳公向夫人說道：「適纔觀梅，見粉壁牆上有吟梅之句。問是何人所作，你道是誰人題的？夫人，原來就是喜童題的。竟看不出這個孩子來，也通文墨。我孩兒也題了一首。今女兒至此，亦可批冠你兄弟的詩句。但平日聞得你韻佳，也可做一首，與為父的看看。」小姐道：「做一首詩，卻怎樣好寫在此地？」陳公道：「這有何妨！此乃本宅花園，那有外人來看見。後面又不落款，怕他怎的？」小姐又不好違背父命，只得接過筆來，在春生詩句後面，題詩一首。詩曰：「春日梅花品最高，又因上帝降兒曹。昊天不負忠良後，纔使梅花放二遭。」杏元小姐題畢，陳公與夫人道：「女孩兒的詩句，卻也清雅，真正可樂，也是我二人晚景了。」

于是，又把三首詩念了一遍。見喜童送筆硯去了，陳公對夫人說道：「據老夫看，喜童這個孩子，大有根基，不是尋常之輩，以後要另眼看顧他。只是這詩句字跡，色色可愛。」夫人道：「正是，這孩子既會吟詩，必有可用之才。」說話之間，喜童已到，陳公又吩咐了一番，纔與夫人、公子、小姐走出梅園。又走上亭子來，重新坐下，又重新吃了一會酒，方纔一同入內去了。

家下眾人收拾了碗盞，打掃了園，各自散去。喜童回轉書房安歇。次日起來，無時不在園中修理花草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是三月初旬。一日無事，心中想道：「人說揚州天下第一個繁華的所在，我想今日無事，不免到街市上看一看光景。」

不言喜童獨自出花園去了，再講那杏元小姐每每心中想道：「我見喜童幾番哭泣跪拜，令人可疑，其中定有隱情，莫非就是梅年伯的後裔？那日爹爹在梅亭上祭奠梅花與梅年伯之時，他又在小亭上跪拜。就是梅園中詩句，也覺有些奇情。」心中正在思想，忽然旁邊走出一個丫環，名叫翠環，站在小姐身邊說道：「小姐，莫非想那個人的過失嗎？」小姐倒嚇了一驚，抬頭見是翠環，便說道：「你這個丫頭，如何這等大膽，說什麼那人？」

那翠環笑嘻嘻地說道：「小姐，莫不是看出喜童的破綻來了？」小姐道：「你劈空說出這樣話來，是什麼緣故？」「不瞞小姐說，喜童自到我家中來，也半年有餘了，從不見他有喜笑之容，終日有惑哭之態。依婢子看來，此人必有痛天之恨。但他所做之事，都與老爺心性一樣，亦非下人之流。今日無事，婢子與小姐同到花園，看他的行藏如何？」小姐道：「我乃閨中之女，沒事怎好到花園中去？」又想一想，「你先去到園中看一看，喜童可在書房麼？切不可與外人知道。」

翠環見小姐有要去之心，笑嘻嘻下了樓去，一直跑到花園，往書房中去看。只見喜童不在書房，轉身走到後樓，就向小姐說道：「喜童畢竟不在園中，小姐要去，趁此機會就走。」小姐道：「去倒要去，倘若撞著一個外人，成何體統？」翠環說道：「園中此時冷靜，外人沒事不到花園中去。」小姐聽說，隨即二人下樓，走進花園，就往書房中看來。見他那房中，雖無擺設，卻也收拾得潔淨。

翠環道：「小姐請坐，待婢子細細看來。」走上前就把抽屜拉開，只見裏面俱是文章，上面有許多淚跡；又見桌上供著一個聖人的牌位，中間又寫了一行字，面前供著一碗飯、一碟菜、一雙筷子。翠環道：「他怕午時飯遲了，留些過午的。」再把牌位拿起來，口中叫道：「小姐，你來看這牌位！上面寫的什麼東西？」小姐走將過去，把牌位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「先考梅伯高之神位。」旁邊寫的是：「考男梅璧叩禮。」看完，往袖裏一藏，心想：「此子定是梅璧無疑矣！」

小姐同翠環走出書房，行至堂前，告稟陳公，把從頭至尾，告訴一番。陳公與夫人大驚道：「喜童卻是梅伯高的乃郎！一向老夫卻是疑心，待老夫喚他進來。細細地問他一番曲直。」杏元小姐道：「不消爹爹去得，再叫翠環到他書房，先用一唬嚇詐，試出他的真情來。再引他進來，問他詳細。」夫人道：「孩兒說得有理。」陳公點頭道：「也罷。」于是，叫過翠環來，吩咐了她一番。

翠環領了陳公的言語，就往花園中來，且不講。

單講梅良玉在街上游了半日，腹中有些飢餒，便尋歸路，進了大門，竟奔花園中而來。只見王正手中捧著一個盤子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兒，今朝有個朋友，送了兩只蹄子，你娘叫我送一盤與你吃。」良玉道：「怎好又多勞伯伯。」于是接了盤子。王正去了，喜童捧到房中，放下盤子，又往後面取了碗來，把抽屜拉開，拿出飯來，換了碗筷，供奉梅公的牌位。拿碗的時節，沒有留心，及至供奉，不見牌位。

于是，細細地尋了一番，竟沒形影，只急得兩淚交流道：「我的爹爹，你往哪裏去了？」將要放聲啼哭，忽見有一人站在書房門首，便止淚說道：「姐姐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」那翠環望著梅良玉說道：「你這個奸人，坑害人家不淺。」

不定，又忽然聽見翠環說出「坑害人家不淺」的話來，便忙向前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姐姐，我坑害了人家什麼事，你這話從何說起？」翠環道：「你口還說什麼喜童，哪一個不知道你是梅老爺的公子！現今府縣各衙門，俱有文書到來，說京中盧杞知道你在此，著地方官拿你進京。你想，他既知道你在此藏身，那奸賊怎肯放過我們？你還之乎也者，瞞我家老爺，喜童長，喜童短。」

梅公子聽了這番言語，真正頂門上嚇走了三魂，九宮內驚散了七魄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嚇的戰兢兢，雙膝跪下，道：「姐姐，你可有什麼計策，救我一救，梅良玉至死不忘。」翠環道：「公子請起。既是方纔說出至死不忘之言，你切記在心。我方纔的言語，卻是虛假之詞。我今早同小姐至此看花，只見你供著的牌位，拿去回稟老爺，纔知道你是梅公子。老爺叫我來喚到後堂去問你的委屈。」公子道：「老爺叫我問話，萬一不念當日之情。將我解到京中，獻與盧賊，我命豈不休矣！」翠環道：「你說話差矣！況老爺平日以善良之心自居，豈有害你之意？」

于是，丫環同了良玉往內裏而來。進了腰門，只聽得陳公與夫人、小姐在後堂說話。翠環先進去回稟老爺，只見陳公笑著迎了出來，道：「良玉賢侄，今日方纔去了老夫千古之疑。」梅良玉忙行了幾步，迎著陳公說道：「伯父，梅璧在此。」于是，陳公攜了梅公子的手，一同進內堂。梅公子忙行了幾步，拿過兩把椅子，復轉身來，就跪將下去，向著陳公與夫人道：「伯父、伯母請上坐，待小侄拜見。」陳公道：「賢侄說那裏話來，一向多有得罪。只是老夫不知，諒不見罪。」

梅公子道：「若是伯父說這樣話來，豈不折殺了小侄嗎？但萍水相逢，蒙老爺收養，真正沒齒不敢相忘。」此時，又謙讓一會，陳公與夫人勉強受了兩禮，又與春生見過了禮。夫人向著杏元小姐說道：「我兒你也過來，與梅家哥哥見過禮。」小姐奉了母命，只得過來與梅公子見了一禮，即便回樓而去。于是，陳公與夫人、公子，同梅良玉分賓主而坐，丫環奉茶。茶畢，陳公道：「賢侄，令尊大人榮升京師，不料遭賊盧杞所害，又拿家屬，老夫無時不思。今乃天緣湊巧，與賢侄會合，真乃不幸中之大幸也。」梅良玉兩淚交流，把前後冤苦之事，一一告訴了一番。陳公、夫人道：「真虧你。」又道：「賢侄，可去更衣，」叫聲：「春生我兒，你可陪梅世兄去更換服色。」春生答應，即陪良玉到書房，更換了衣衿，二人攜手出來。

那時間，眾人都知道喜童是梅公子。別人都在其次，單是王正一聞此言，即走到自己房中，說與妻子知道：「這個孩兒，今日被小姐看出他的面目來了。只怕老爺要將小姐許配于他，你我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嗎？」他妻子道：「你也過了五旬多歲，連理性一點也不知，如今老爺認實了他，是年家的子侄，他豈肯與我為兒子，這不是枉費精神嗎？」不講他們夫婦議論。再言陳公見春生陪良玉而去，便對夫人說道：「我看梅家侄兒，他日必然成名，況他氣概不凡，細細思想，不若將女兒許配此子，待他名登金榜，再完洞房花燭。夫人，你道如何？」

夫人道：「老爺主見一定不差。況此子乃梅年伯之子，他先人曾為同年斬首西郊，他相貌又生得軒昂。只是在梅園所題之詩，猶恐假他人之成語，須要試他一試，再為斟酌。」陳公點頭道：「夫人言之有理。」不一時，梅公子衣巾換了，與春生攜手同進內來，復又見禮。陳公吩咐擺飯，及至飯畢。于是，陳公傳齊了全宅的家人，見過了梅良玉。陳公又吩咐道：「從今為始，俱稱梅公子，外面切不可走漏了風聲。」眾家人一齊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各人散了不提。

單言陳公向梅公子說道：「我觀賢侄的佳句，果然出眾。老夫今有一題，請教賢侄高才。」梅良玉道：「小侄愛慕文藝，只是一向荒疏，難入老伯父之尊目。」陳公道：「佳作自然精美，何必過謙？」隨喚春生說道：「我兒你也陪作一篇，請梅仁兄批評。」良玉道：「豈敢！」陳公喚書童取文房四寶過來，拈筆在手，寫一題目，乃是「善人為邦百年」一句。梅良玉接過一看，說道：「老年伯，小侄當面獻醜了。」陳公說：「年侄說哪裏話來！」良玉抬頭一看，只見桌上已擺兩副筆硯卷子，便與春生分賓主而坐。二人並沒思索，一揮而成。陳公在旁看見，心內暗喜。不一時，二人交卷，陳公接過一看，拍案大叫道：「真魁元之才，異日必盡天下之靈秀！」又將春生之文字，也看了一遍，卻也字字珠璣，句句錦繡，與梅璧一比，卻略略減色些。取過筆來，把二人文章，俱加圈點過了。又向二人說道：「你們的文字，還欠功夫，自後還要上緊琢磨，彼此還要相需講解，不可荒疏。自後你二人同寢共食，不可相離。」于是，二人告辭陳公，同入書房不提。

單言陳公走入後堂，與夫人說道：「我今日已看過了梅璧的文章。老夫主意已定，要招良玉為婿。況他文章，字字珠璣可愛。」正與夫人議論杏元女兒之事，卻被翠環聽見，飛奔後樓，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